

公路家庭

戶外教學

「定義：平面中到一個定點距離為均值的所有點的集合。請依據定義，在圖畫紙上作出最大一圓。」

捷運上，他們的對話是一個圓，對外擴散。

我作為談話的邊陲總是夾帶一種無力感，被棄置的荒冷使觀看窗外變動的風景這動作變得有點無助而抑鬱。只能悄悄在列車穿越遮蔽物而無光亮的時刻裡獲得暫時性鬆脫。出了隧道，脆弱在強烈的光線中現形，行進、等待終點，一切回歸正常的實體路徑。

學說

動物的身體擁有兩種必要元素，一是親情，另是愛情；親情來自於愛情，屬演變關係，不可逆化學反應。

動物園

星期天。動物園的獅子公休。

他在園裡漫遊，看幾隻長臂猿在樹上盪來盪去，有些滑稽可笑。解說牌前方有一張木椅，一些家庭或者是情侶坐在上面，通常牽手或推著嬰兒車。

假日下午的動物園滲著一股幻想的氛圍。慢慢款款的陽光，熱狗冰淇淋以及駱駝河馬的臭味，幻想的顏色是略帶橙橘的粉紅色，關於愛情與親情，他都想試著擁有一點，一點也好，那樣泡沫般微小的溫熱。

只有在白日夢裡他才可以快樂。幻想的時候他介乎世界與自我之間。幻溺是一場逃逸，對於實體世界百般無聊的擺脫。他是快樂也是憂鬱的，幻像的里程數在實際生命中無法追逐，卻透出一絲隱約的光。

他一心追求獅子、老虎、大象，在曲折的園徑裡快速走動。他是迷失卻有方向的人，尷尬與矛盾中帶有十分的滿足。心情搖擺，幻覺與現實、刺痛與美好。迫切的追尋可能終歸一場悲傷的結局，或是幸福幻化而示現，他勇敢想像也懦弱

地拒絕耽溺在這樣的綺麗氣味裡。

繼續走下去吧。

漫遊者

兩個人，彷彿迷失自我地閒晃在下班時刻的城市裡。

他不知道這位最近突然變熟的同伴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怪異的組合尷尬地一起碰撞。

他們試著想像在沒有企圖與目的的周末裡可以幹些什麼。有意義、沒意義、太過虛無又有點實際。他們試圖駕馭與規劃如何虛無，卻又被現實感所說服而迷失在虛無裡，就這樣走著，快樂不快樂、有目標沒目標，一些正經、不正經的談話，過馬路等紅燈。

最後的結局就是走了很長的路而心情似乎舒緩了點而又更複雜了一些。

夜間球場

a約了**b**和**c**晚上到球場打球。**a**遲到了很久，原因是遇見了許久未見的高中時代暗戀他的同學。使**b**和**c**在球場上度過一段尷尬的無話時光，**b**懷疑這是他們不尋常的詭計，又想想**c**的個性是那種看不上自己的人。

a於是來了。他的形象有點像個諧星，卻擁有些偶像那樣般完美的特質。

c嘲笑**a**的球技而誇獎**b**是個帥氣與球技高超的人，**b**很清楚這一切結構的脈絡，**c**對**a**的嘲笑與批評其實是故意的喜好傾向，自己被架空在**a**與**c**的親密連結之中，有點像隻誤入森林的白兔。

b專注自己投籃的每一個動作與出手的感覺，**a**與**c**卻不時地來干擾他，帶入一點娛樂節目般俗濫的氣味。**b**原本想安靜而孤獨地練習基本動作，而被這樣一對莫名其妙的組合所干擾了，他不懂事情為何演變成這個樣子，身為**b**好友的**a**似乎擁有許多不為人知的秘密而不願意透露，**a**反倒追著**b**問個不停，**a**與**b**的友誼來到近乎瘋癲與不快樂間的對峙地帶。

專注投籃最後成爲隱蔽，在能量釋放的瞬間仿若可以得到一種快感。假裝低調，不在乎外在觀看的眼神，完成動作，藉由這樣的行爲好像可以逃避很多太不願意面對的狀況。b 就這個樣子成了一個外圍的漂浮者而無人想要理會他，他也似乎以完成這種假裝的低調而自滿。

爬樹者

d 在夜晚的山路邊攀爬一支電線桿，他脫去渾身的衣物，瘦弱的身體在冰冷的空氣中顫抖。他的生命中有一種野性，像生物垂直爬行又像植物蔓攀生長。

大家都沒有發現 d 那樣怪異的模擬行爲。他被隱蔽在入夜之後山中橘色的路燈下。渴求釋放與解脫，他藉攀爬逃避一些痛苦的感覺或是繁瑣的人性與法律規則。

彷彿儀式一場。他受到原始的鼓舞而終於還原了一小些自己的靈魂。

公路家庭

回家這件事對他來說像是一場漂流，那種身心狀態永遠在路上的疲乏感，回家這麼一件每天必要的簡單練習竟然成了流亡。

山區路段兩旁的景色，一些路面、路燈與橋梁、山洞與盤繞的交流道。

他思考家與他自己的位置關係，兩者存在一種變動中的掙扎。

山色已晚，晚霞滿天。上方其他公路的快行貨車穿梭在不高的樹叢後方形成一道黑色的剪影，日製的送貨卡車與夕陽餘暉裡的公路，黑色與橘色，他覺得自己就像身在一齣年輕時候閱讀的日本家庭劇裡。一些速度、一些痴疑，有點動畫所擬仿的現實那樣的不真實。他可是有家可歸的人，卻悵然若失。

即將進入城市之前，一些邊緣的物件慢慢出現在兩側的視線中，檳榔攤或是鐵皮屋，遠方城市的燈火鑲嵌在一些暗色山體的腰身上，呈現一條斜坡狀的燈廊。燈光魔幻的位置讓他猜想著城市裡即將到來的氛圍。

交流道粗壯的橋墩與灰色的涵洞，冰冷的里程與橘色成排的路燈，盆地裡機械而魔幻的城市。

反光的路標牌與發光的號誌，窗戶上市內街道的反光與他自己的臉頰輪廓。玻璃上的影像是反光造成的，經過映射的轉折，摻了曖昧成爲模糊的訊號，模糊的訊號需要翻譯，但有可能誰都不會懂。

「衛星定位系統：即將抵達目的地，前方距離，二十公尺。」

外在風景暗去、消逝，在理想形狀與無法觀察的內質之間流動了下去。